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43

口 12
門 陽 卷

春秋皇綱論序

宋藝文志春秋之書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余所見者僅三十餘部爲卷數百王晳皇綱論其一也晳不知何如人自稱爲太原王晳陳直齋書録解題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間人而已不能詳其生平也直齋解題於著書之人往往舉其立身大槩使後世讀其書者雖不獲親見其人猶稍稍得其本末以爲論世知人之據乃於晳獨否豈其人在直齋當時已不可得而論定邪然直齋所録皇綱論外尚有明例隱括圖又云館閣目有通義十二卷而

王伯厚又云通義之外別有異義十二卷通義據三傳註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釋之則皙所著二義者正其解經之本書玆論則總括立言大旨以成編者也論特弘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足觀惜乎不得而見也嗟乎古人辛勤著書將以求知於後世而世顧不得而知之即其書幸而傳矣又不能盡傳也豈不重可歎也歟論凡五卷二十有三篇

康熙丙辰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皇綱論卷第一

太原王 晳

孔子脩春秋

始隱

尊王上

尊王下

孔子脩春秋

昔者仲尼以聖人之才識歷國應聘而卒老不遇知天命之不與已也於是崇聖業讚易道定

禮樂刪詩書表先王之舊章總皇極之彝訓闡
君臣父子之義原治亂興衰之道足以垂爲世
教傳之無窮然於已之才識則未能盡發明之
也故作春秋託之行事以盡焉則司馬遷所記
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此仲尼脩春秋之本意也噫夫經
制可以定天下則春秋之經制備矣至誠可以
贊元化則春秋之至誠深矣執經制推至誠則
承天治民統正萬事體道德而維之以禮法本
仁義而振之以權綱尊君與賢旌善黜惡王道

之權衡太平之事業也此仲尼之道與其才識
舉見之於春秋矣後之諸儒不原聖人本意但
舉一端以爲之說公羊曰撥亂世反諸正又云
制春秋之意以俟後聖何休以爲知漢當繼大
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其迂哉夫否
泰治亂如循環然否亂之極必有王者興固天
命也仲尼豈知數百年後劉氏定天下興漢室
乎且聖人大典將垂之萬世以爲法又豈止一
漢朝乎若以裹世論之則可以潤色乎王道無施不可也
以治世言之則可以撥亂而歸正若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示据當
世而言爾若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
旌善之旨闕矣董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
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若此則仲尼
祖述堯舜之道無以明矣壺遂曰孔子之時上
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若此則春秋之文皆紀實事不
得謂之空文又聖人作經義貫今古示何必當
一王之法乎杜預以爲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孔子之出此言者以
道時之難謂已得文王之道有文王之文不當
不垂于後世故云然然示通謂諸經未必指春
秋而言也文中子曰聖人在上則賞罰行在下
則褒貶作夫褒貶聖人所以代賞罰也是又不
見聖人推至誠明大道之旨而一經之作專在
賞罰也啖助謂春秋救周之敝革禮之薄以夏
道爲本不全守周禮則褒貶善惡斷以聖人之
義不該之矣趙氏謂春秋大要二端而已常典
也權制也春秋據周禮其典禮所不及者則聖

意窮其精理以定褒貶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又言有帝王簡易精淳之道此得春秋之宗指優於數賢之說也但不及聖人不欲託空言故屬之行事之意爲不悉矣備舉數賢之說餘不足論也且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數賢之說皆舉一端爾總而通之會歸其本意則春秋之義全矣夫聖帝之隆莫隆於堯舜禮法之備莫備乎三代國有史官者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令典也史官屬辭以記得失世盛則其政美世衰則其道微示理之常也仲尼既遭亂世以躬

負聖人才識無以發明故因魯史之文託之行事以盡其所緼之志以遺後世之聖賢爾然魯史常人之所爲也於聖賢文武之道必有不周於是非得失之理必有不當於采掇記注之間必有不經於憎愛誣諱之際必有不實於仁義禮法之訓必有不明於褒貶善惡之旨必有不精故聖人裁取其文建以法制以成不刊之書則聖人之才識於是可得而觀之矣故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此之謂也皇甫湜以謂編年不若紀傳至云春秋之作則須左傳國語何

其淺陋之甚哉或曰左氏以爲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于策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果若是則魯史所遺者固亦多矣聖人博覽無所不知何不盡書之乎曰仲尼脩經直據魯史魯史所不載則何由書之況聖人制作金玉法度既憑魯史則不當雜取他書何者欲示信據之明故也且自於魯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所書之事聖人之法度備矣才識周矣褒貶精矣勸戒盡矣奚復孜孜然如左氏司馬遷之流務多取以爲勝者耶

始隱

荀子曰聖盡倫王盡制是故學者以聖王爲師焉聖王之盛莫盛乎堯舜當天下之正位粹然一任乎道不私於己也如天地然允聖王之極摯哉堯視舜如己身舜視禹如己身又何親賢之足議乎前堯舜而有聖人矣無其時與其人莫能任乎道充其志而公天下焉後堯舜而有聖人矣無其時與其人亦莫能任乎道充其志而公天下焉後堯舜老而授之禹前後相次若天意固爲之夫是之謂其時堯舜禹

之道一道也堯舜禹之心一心也夫是之謂其人以萬物之心爲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其於已也無一毫之私夫是之謂任乎道舒卷天下無不得其欲而合乎道也如規矩繩墨然夫是之謂克其志疇克若是哉堯舜而已矣故書首二帝以道德之美莫或先焉者也然堯嗣於帝禹與其子獨舜之道尤難故仲尼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至矣哉蓋無德而稱焉夫治亂之世極然後可以相明焉善惡之理極然後可以相形焉是故仲尼約魯史修春秋推原

堯舜之事以明亂世之奸慝焉噫道德之美莫過於堯舜之禪讓人倫之惡無大於世子之弑其君今隱公欲讓桓位是踰父子之親也而桓公遂弑君兄是滅臣子之理也則與世子之弑其君者罪惡鈞矣是桓公者固天下之大戮也故春秋獨於桓公不書王見桓公之無君王室之無政也然則不書王之義特爲桓而發也罪桓之由特爲隱而起也故春秋所以始於隱者此故也或曰如是則盍始於桓耶曰若以桓爲始則不見隱公讓桓之志也不見隱公讓桓之

志則罪桓之心不切也又不見隱公不書葬之事也又不見桓公汲汲君位之意也曰然則何者爲讓桓之志乎曰夫書尹氏卒仲子不葬不書爵夫人至不告廟此皆讓桓之志也不始之於隱則無以見矣又曰敢問春秋示有世子之弑其君者何故其時復書王乎曰春秋魯史固當詳内而略外也且隱以兄而讓弟其德惠奚有量哉親踰父子義則君臣而桓乃滅天常棄人理其迹尤惡蓋善善也不明則惡惡也不切故特不書王以志之也自餘他國則父不父子不

子君不君臣不臣亂世之常事也又曰諸儒說周室自平王東遷日以微弱賞罰政令裁行畿内故始之於隱示以平王不能中興之故也曰此說一端之說也然於始隱之義示足相因以發明爾夫隱公之元年則平王之末年也是時楚子初僭王號天子不能征之陵遲衰亂實始於此故桓公有無王之心敢行篡弑者階此而作也或者又曰夫楚子僭號則惡逆之罪莫大焉安知聖人不爲正楚而始隱哉曰夫楚僻小國也蠻夷之俗也覩周室之微弱因而僭竊則

其罪惡天下舉知之矣魯則禮義之國也周公之後也而桓有逆行凶德唯明王可誅之爾此仲尼所以首正之也若爲正楚而始隱則隱公之經未嘗及楚至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則聖人之意不在乎正楚而在乎正桓也無可疑矣或曰子引堯舜之讓以明隱公之事則是與杜氏之說以隱公爲讓國之賢君相類也曰不然夫其讓之名至高也讓之行至美也推是心以類夫堯舜奚遠哉然隱公之才識智慮昏庸之人也其行事多不善也雖其讓之名與堯舜同是奚救於昏庸之累哉曰然則其讓桓是邪曰非也隱公以庶長自嫌故欲讓桓爾苟桓有聖賢之才則已行泰伯之事猶可也桓既非其人矣而不明大義不能遵禮法之正私意曲惠欲同於攝讒隙一開卒被大禍則君子不與之也君子尚不與之況聖人乎

尊王上

何休之學謂春秋黜周王魯識者已非之矣不復更論謹案聖人以王道衰微賞罰無紀賢能不用罪惡不誅故采舊史之文載以爲經豈有

他哉篤於三綱五常明於義理之盡而已爾三傳及諸子不能具曉聖人之意不知尊王之實謂自周無出言出絕之於天下也又謂榮叔歸含召伯會葬皆王之失禮故去天字以貶之此皆不曉聖人尊王之意不達三綱五常義理之盡而云也夫天王出居于鄭必有故也其故何哉辟母弟之難爾此乃直書以示譏也豈於出字更加貶絕乎噫三傳見王子瑕奔晉及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謂王者無外故不書出是以於天王出居於鄭及周公出奔晉皆以爲貶絕之也王雖不能以禮制其弟帶遂爲亂而王有何惡遽貶絕之乎周公楚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復之三日卒出奔晉若以出爲貶絕之辭則是襄王之惡重於子朝周公之罪甚於王子瑕及尹氏也案王子瑕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皆逆亂之臣也逆亂之臣當族滅之籍沒汙潴是其刑典故數子但書奔不言出絕之也猶譚子奔莒弦子奔黃之類示以國滅亦不言出義與此同且凡外來奔魯悉書來奔不言出奔是來字對出爲義爾若春秋

爲鄭史則必書曰天王來居于氾猶邾伯來奔以其來我國故不言出也則又可以言王者無來乎或曰若但書天王居于鄭則出可知矣何必書出乎曰凡諸侯外奔皆書出明棄其境而出也若衛侯朔出奔齊苟但言奔齊則出亦可知聖人何故更書出乎又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出則在周地矣此若書天王居于鄭則在畿內非鄭國也不可之理審矣以此足知其妄也其謂去天字以貶王者蓋惑於闕文爾且仲尼不隱諸侯及卿之罪惡則知王室之衰微亦明矣桓王使渠伯糾來聘成桓公之爲君尚不去天字但貶渠伯書名況他失禮之事不甚於此乎由是觀之其妄愈固不足疑矣

尊王下

春秋列國莫大於齊晉楚僭王號固不足取而齊晉之君莫盛於桓文故孟子謂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故何哉夫豈以其執中國之權制天下之命而云乎夫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桓文襲侯爵臣子也而執中國之權制天下之命則是彊

僭之臣也奚足議邪然聖人以其有尊周室安中國之心故爾何以知其然哉謹案惠王以惠后故寵其子帶欲廢太子於是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厥後太子踐阼是爲襄王此仲尼所謂一正天下也桓公既歿叔帶卒亂周室天王出居于鄭幾不能復於是晉文公帥師迎王以歸于王城遂誅叔帶故傳曰出定襄王以示之義由是觀之則二君之大節可見矣此聖人所以褒其功稱其仁也又齊桓之會葵丘爲盛以其一明天子之禁也晉文之踐土稱信以其脅奬王室之忠也夫以東周之微不絶如綫桓文之勢震於天下卒能尊周室安中國厥功茂哉然不能推至公血誠力遵王道之正征伐自出賦貢自專則其罪爾荀子曰粹而王駁而伯此之謂也故仲尼因桓文之事而辭以致其義焉義者何明於君臣之分篤於仁義之心離其駁會于粹而已矣或曰然則桓文之功並邪曰然又曰如此則仲尼何以云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乎曰仲尼之云譎者一時權譎之謂也非謂詐也苟專以譎

爲詐則當云湯武正而不譎桓文譎而不正聖人不當云齊桓正而不譎也且齊桓用兵尊魯使殺子糾又以無名侵蔡遂伐楚責王貢之不入甯母之會又欲聽子華之言凡如此類豈不譎哉晉文伐原以存信辟楚以示報躬率諸侯朝事天子豈不正哉但齊桓之定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正是其本志故仲尼謂之一正天下首止之會是也以其猶有彊君之嫌故謂之正而不譎也晉文之逆襄王也藉以求諸侯信義之名非其至誠而狐偃勸以繼文之業

王城之師是也以其不本尊王之義故謂之譎而不正也噫聖人發於精懇章爲大訓如此之極也而後世猶有篡奪之臣示末如之何也已

春秋皇綱論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二

公即位

卿書名氏

稱人

公即位

禮君薨嗣子既即位此謂殯之即位繫先君之末年未改元者子統於父臣統於君也公羊云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此說是也世子稱子者待之猶君也遭喪即位禮無明文啖助曰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

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謹
案顧命四月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以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延入翼室恤宅宗丁
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太
史御王冊命畢諸侯出廟門俟康詰云康王
既尸天子遂詰諸侯羣公既皆聽命趨出王釋
冕反喪服其辭連顧命後云康王既尸天子則
去冊命不遠不可謂之踰年即位也況命詰之
文並無踰年即位之意是哆子傅此而爲說也
公羊云殯然後即位杜預曰尚書顧命天子在

殯之遺制也推此示足以準諸侯之禮矣然大
抵禮必有法法無不通若謂凡踰年宜即位則
假設諸侯十二月晦日薨五日而殯則是過朔
三日若待不殯便行即位之禮則先君之薨哉
一日爾忍行之乎此理所未安也謹案虞書二
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
元日舜格于文祖稱二十八載者舜受終于文
祖後二十八載也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者舜之
三載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孔安國云舜
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愚竊

謂此是先王之禮嗣君即作之正法也子張問高宗亮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古人皆然則譏今不然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天子諸侯理應不異則古者君薨既殯然後嗣子冊命爲王於君薨之明年既是嗣君之年則義當改元也又於三年服終之後當朝于王王既錫命然後告廟行即位之禮爲得其正詩瞻彼洛矣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鄭氏箋曰諸侯世子除三年喪即作乎曰諸侯有繼世之義其爲太子也固已命之於天子矣既殯而即位則臣子可以言公矣示猶康王之誥稱惟新陟王也其踰年改稱嗣君之元年則有成君之尊故稱爵也是嗣子統於先君之末年則稱子踰年爲嗣君之元年則稱爵義當然也至於喪禮三年聽於冢宰服除而朝天子錫命而爲諸侯月正元日朝廟即作則當以堯舜之法爲正左氏釋公子遂如齊納幣云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杜氏曰謂亮陰既終嘉好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噫此即位之

說乃與舜典之文相表裏也但左氏之學不自知此是先王所制即位之正禮不能究明之爾好學君子宜深詳之

卿書名氏

春秋凡卿書名氏何也志其執政之臣也春秋之辭簡不必於初命即書其名因事則書之凡國政之善惡皆斯人之所與議褒貶之理不獨在國君故也其大夫比三事一命不與國政褒貶無所及故例稱人略之也全盛之世凡諸侯之卿皆命乎天子所以奉三年之喪來受爵命

也此義是也周衰禮壞樂崩上昏下僭故不待三年而於君薨之踰年改元之後不復聽王爵命擅行即位之禮仲尼書之皆記過也孟子滕世子使問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子而反之不可復問孟子孟子曰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位謂喪位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草上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世子曰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四方來弔者觀之大悅案孟子之言則知魯皆不行三年之服也又足見諸侯居喪之禮當如是也或曰莊公閔公僖公不書即位乃聖人善之乎曰不然此三君自以繼弒避嫌不書即位爾非實能奉三年之制也若書即位則嫌乎如桓宣之篡也喪禮不備猶可也篡則不可言也故春秋於此三君不復論其乖喪禮之貶也或曰諸侯在喪稱子改元稱爵既稱爵則焉得不謂之即王命謹國政謂之命卿若大夫則本國之君自命焉不與政也左氏謂凡不書名皆不命卿是也春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擅權不奉王命結爲仇黨恣行侵伐甚者滅人之國臣弒其君由是諸國之卿皆非王命其勢不得不然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公羊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云吾大夫則是已爲大夫矣云大夫之未命者則是未正命爲卿也啖子曰禮諸侯之卿皆命于天子故趙氏不用王制之文而以啖說爲正然此乃治世之正法也衰亂之世豈能然邪愚案隱公之卿多不書氏蓋

隱公以庶長自嫌欲同於攝故所用之卿示不
正命皆去族以別之傳曰隱不爵命大夫此說
是也啖趙謂未命之卿爲未王命又以爲齊桓
伯後未命卿序在命卿之下故例皆請命小國
不能自通王室示少能爭長故皆不請終於春
秋此說無所據恐不然也魯桓公三年暈始稱
公子桓弑君兄又成宋亂不顧王法莫此之甚
豈復請天子命暈爲卿邪蓋桓公寵其篡謀自
命之爾又諸侯之薨嗣子不待王命皆擅行即
位之禮其間復有不正而自爲君者豈於命卿

乃反請天子乎楚子僭稱王又豈肯更於周請
命乎斯理之不然也斷可知矣襄二十九年諸
國之卿城杞鄭公孫段示書名氏杜預以爲攝
卿行也案攝卿則但書名柔溺是也此蓋鄭國
僭有六卿故城杞之時段以爲卿至三十年伯
有之死又命爲上卿之亞故子產使次已位也
噫春秋迹盛衰凡大國之卿皆書名氏記其人
則於其行事也得以褒貶之矣內大夫攝行卿
事則去族以別於正卿外大夫攝行卿事事接
於魯則示書名詳外也鄭自平王之後桓武之

閒稍示彊盛此於陳蔡莊公多所侵伐其後繼有良臣故春秋於伯爵之國獨書鄭卿名氏自曹以下至邾滕紀莒之類雖有侯爵者皆以微弱不能自彊於國政當時無所輕重故略其卿稱人而已獨曹公子首以助大國伐無道公孫會以公族而叛皆特書族詳之也其他小國以事接於魯雖其正卿示但書名降於大國也若謂之不請命則二百餘年之閒凡小國無一人請命乎示近誣也秦自穆公奄有西戎然大抵不預中國盟會侵伐但與晉爲仇敵爾故不書

卿之名氏經書秦伯使術來聘降于大國也楚國僻遠始稱人漸進稱名後遂具大夫名氏示見其因時之盛衰也以此知大國當其書名氏不足疑也啖趙据城濮之戰楚得臣稱人以爲未命之卿稱人也愚案得臣稱人蓋示降稱人爾下文有楚殺其大夫得臣知此戰者是得臣也啖氏又曰外未命之卿略而稱人所以重王命尊周室也案諸侯篡弑者與諸侯會則正其爲君豈是重王命乎蓋所以顯其罪惡得待貶絕而見之矣則諸侯之卿示當然也雖非王命

自以大國權勢之重備書名氏既書名氏則貶在其間矣啖氏之說皆自治世言之也其謂叛逆奔執殺則例皆書名以示勸懲此說是也但不當謂未王命爾且既居卿職執行國政雖未正命固當書名何者以其任用稍尊異於衆大夫也又其間有功善可錄者則特書以進之屈完是也是時楚卿未見於經召陵之名示是事擾夥會例合名以功故特書名氏也但春秋之世有功者希爲罪者多故鮮其人爾又諸侯世子以國嗣之重當在卿上其諸侯兄弟名見于

經者示皆命卿故書之也

稱人

經書人者義例非一啖助謂三傳以卿有罪者貶之稱人則是掩惡也唯楚子稱人以圍宋貶之同夷狄也此蓋用穀梁之說謂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義示非矣是時晉文公即位四年勉修國政出定襄王欲繼齊桓之業而諸侯不能早援大國共尊天子反事僭楚同力圍宋則此諸侯曾讐讐之不若也夫楚子恃彊而僭其罪惡不待貶絕而見也

故略楚子稱人所以使罪歸於諸侯爾又以公之往會而示諱焉下文曰公會諸侯于宋若上有楚子則嫌公往會之罪與諸侯鈞矣既曰楚人而下云公會諸侯則是使若楚人不預然斯其微旨也且春秋雖大國之卿亦不得序在諸侯上知此楚人即楚子也蓋聖人託以明義婉而成章故變文也若謂人楚子所以人諸侯則亦是貶以稱人也聖人之意殆不然矣噫夫春秋之稱人自有明例但諸儒思之未至爾書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春秋書

曰晉人敗秦師于殽此皆仲尼之言而乃異同者其故何哉書序舉其實而春秋著以法而云也夫穆公遣師伐鄭又入滑貪狡無信輕棄民命者也晉往敗之雖非正然秦罪重於晉若書晉子或晉侯敗秦師于崤則是罪晉甚於秦矣故仲尼稱人以恕晉也歷觀經之本末義例皆然大抵事善而情或可責則稱人以略其美事不善而理有可矜則稱人以汎其罪若楚子圍許救鄭如奉天子之意而實不然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而緩慢不恪若此之類

皆事善而情有可責則稱人以略其美也晉襄公敗秦師于崤而秦有貪虐之罪成公與諸國大夫盟于蜀非大夫彊請若此之類皆事不善而理有可矜則稱人以汎其罪也其或不繫乎是非輕重者示特略以稱人若陳人之歸是也餘無此義類而稱人者直非卿爾而已三傳謂貶諸侯及卿稱人者皆不悉聖人之意然也

春秋皇綱論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三

朝會盟

會盟異例

侵伐取滅

紀師

戰上

戰下

朝會盟

天子建侯列之五等盤錯重固謂之守土之官則自非王命不當出境也春秋之諸侯輒相朝

會此不臣之迹也若乃鄰國之君壤土相接風聲禮化得以相關豈可禁其往來而絕其歡泰乎聖王創禮必不然也當有制度爲之節文但不可不稟王命私相朝爾至於會遇示是古禮當然或天子巡省四方或王命征討有罪故爲制會遇之禮以親之也春秋之際上陵下替以彊制弱以多暴寡故諸侯擅相會遇以固仇黨者則其罪愈重矣嗚呼至治之世綱紀張設諸侯嗣守國土恭行王政有功德者賞之寵之有

罪惡者罰之廢之曷敢私相爲會重之以盟乎何哉以其制由天子天下莫敢不一歸之於王度故也是故雖在衰世示無王者與盟之義焉齊桓晉文之初舉非王命特以會世子定襄王遂命之以爲侯伯然不能以禮法之正一請王命以制天下則非正也本既不正則須假天子之命而盟以固之爾故伯者之盟葵丘爲盛以其不歃血而一明天子之禁也然聖人猶譏之云者以天子三公在是當直宣王命而已何假陳牲哉此見其實不尊王之意蓋吝之也它會

盟則各具于通義此不復論大抵盟者夷狄之事也本不可行之中國衰敝之時猶賴之者以其託好會要神明有益乎沮姦心而救亂世也悲夫

姚重士

會盟異例

春秋記事有取舍繁省凡常事合禮者及不合禮而事小不足爲懲勸者雖舊史或載而經則不書故外相朝會不書也其特會參會示有書者以明上下事迹故爾至於大會諸侯則必書何者以天子在上而諸侯非王命大爲集會啟爲疑之端故書之也凡經書諸侯會于某而上文無公會者魯不預也扈之會盟是也若公雖預盟而但曰公會諸侯盟于某而不序者公得罪不與公序直今歃血而已爲辱之甚不敢直書其事故變文也文七年扈之盟是也又書不見公及公不與盟皆未至深辱故直書也沙隨平丘之會是也其上文書公會某侯某侯于某下云同盟于某者則一會之人盡盟也若柯陵之盟是也雖上文書公會某侯某侯于某不直言同盟而又再言諸侯盟于某者示公不預也

祝柯之盟是也其書公會天子之卿某侯某侯于某而又言公及諸侯盟于某地者則天子之卿不預皐鼬之盟是也於此例中又不言公及者則仲尼特有微旨也首止葵丘之盟是也推此則見聖人制作之體自有法度而三傳及先儒皆不盡曉是致聖人之意闇而不章不示惜哉其諸解釋具見通義

侵伐取滅

易曰地水師取其行險而順能以衆正之象也聖哲之士觀其象而得用師之術焉此兵之所由起也所以征暴亂而肅天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爾用之有時旋即休偃又所以訓戢兵戒黷武也是故王者之兵有征有伐凡本仁義以名辭往正之曰征舜征苗湯征葛是也加用功力曰伐若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是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其正也春秋之時王綱絕紐諸侯擅命侵伐自出蕩然不制雖桓公之師其始亦不能應于王義後遂有功周室乃命爲侯伯用師侵伐雖假王命其實專之非正也至他諸侯則本非天子之命而黨交

力爭以自爲侯伯者皆當世之罪人也然春秋皆書伐者假名辭用功力也趙正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此說近之矣然案當時兵伐之事多非王命豈論有名與無名乎當日稱罪致討曰伐否曰侵謂不聲辭以致伐直侵之爾聊舉一二以明其事宣三年夏楚人侵鄭傳曰鄭即晉故六年春晉趙盾侵陳傳曰陳即楚故案此二者以其叛已之故也雖有叛已之事二國不聲辭以伐之即書曰侵爾豈是無名乎又若以無名之稱施於非義則春秋之伐孰爲義乎但以其稱彼之罪以行其伐亦幾於奉辭之體故云伐也若無辭以稱其罪直行侵犯事與伐異故云侵也詩曰四夷交侵是其義也取者三傳皆以爲易辭也趙正曰或邑或附庸凡力得之曰取予案二說俱非也詳觀經例歸取之義但以好曰歸非好曰取爾不施於易與力也滅者滅其宗廟社稷也凡滅人之國而反書取者謂不滅其祀以爲附庸也此啖趙義取大邑亦有書滅者誅殺吏民無道之甚且又大邑可以同乎小國故書滅以罪之也

紀師

春秋凡它國用師之事書之于經者皆成師以上乃書之也何哉重衆也至于魯則雖不成師亦書之重内事也公羊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卑師衆稱某帥師此說是也施之於内外俱可通矣其曰將尊師少稱將謂不滿二千五百人者此則施之於内可也不可通之於外國也夫外師皆魯史承赴告而書也苟赴告之時不言師數則魯史何由知之乎故凡書卿而不言帥師者皆不知其師之衆寡則闕之也又曰將卑師

少稱人此一說則内外俱不可通也案桓十三年及燕人戰燕師敗績此人亦稱師則燕師雖少亦不下二千五百人也此不可施之於外之明驗也若施之於内則不復稱人矣然則凡外師稱人稱師各舉重以言之爾其有不繫褒貶重輕則但稱師晉趙鞅丙之師是也内師則凡書卿而不言帥師者不成師也若叔老會晉荀偃伐許是也不書卿而但言師者則卑者將而師多也若師及齊師圍郕是也書及某人伐某或止書伐某者則卑者將而又不成師也若及

宋人衛人伐邾與滅項是也又有公親行而諱之者若及邾人戰于升陘是也詳此義例則可以觀春秋用師之制矣

戰上

春秋侵伐圍入舉其文則罪可知也至于戰則不可知之故書及以別其曲直輕重也何哉凡魯與他國戰率以内及外而言之也既尊内及外則不以師之客主論之内既不以師之客主論之則它諸侯之戰書及者亦然矣蓋尊其及之者外其及者故不

以客主論之也然則春秋大抵多是主及之者何也曰春秋之世諸侯擅行侵伐率非義舉故多以主及客罪暴亂也其罪鈞者亦然若暴亂之國爲諸侯所伐則以客及主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與不直此說是也穀梁曰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難之曰河曲之戰兩不直故去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爲河曲之戰不言及略之也自相反矣鄭氏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爾不施於直與不直也

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邲戰是也兵不義則主直衛人及齊人戰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也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則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也河曲戰不言及者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啖助曰凡外戰皆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宋師及齊師戰獨違常例案左氏及齊伐宋也趙氏曰春秋紀兵無曲直之異一其非也兵王者制之凡戰先主人見不服也謂以主及客也又曰以華及夷內

中國而外四夷也三子之說俱祖穀梁而言也愚案齊有豎貂易牙之亂故宋襄公以齊桓之故遂以孝公伐齊豈是伐喪乎其謂邲之戰楚爲直者案楚子爵遠在江漢侵滅小國浸以彊大又僭號稱王是時楚子入陳明年圍鄭若無晉國則楚子當滅中夏諸侯而西取周室矣賴晉景承文公之業猶多良臣政令未衰兵力猶盛故楚不能以得志于中夏晉之力也是以仲尼凡內諸侯與楚戰必以諸侯及之者罪其僭亂而抑之也觀楚莊王邲戰之事傳文多稱其

美豈能贖其僭亂之罪哉季氏八佾舞於庭仲尼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況楚以子爵僭而稱王乎原之以情則叛逆之臣也論之以法則誅戮之罪也噫俗雅但見楚莊彊盛之勢文辭之美故多稱之非仲尼孰能正其罪哉故楚子之卒例不書葬此聖人之義示已明矣鄭氏經傳洽熟號爲醇儒但以漢末衰微世無聖哲故鄭氏獨出時輩然其於春秋之意多不知聖人微旨又性好穀梁往往回護其知率類此也啖助謂是齊伐宋者案經文上言宋伐齊下言

宋師及齊師戰安得謂之齊伐宋乎傳言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蓋是齊師伐宋欲定孝公齊人內應既而不克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豈是齊伐宋哉今略言外戰書及之事以明之莊二十八年三月衛人及齊人戰衛人逆王命齊人受賂而還其罪鈞也僖十八年宋伐齊及齊師戰于巂討齊亂也文二年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伐晉也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悔過復世子秦不當戰也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交爲主而

曲直鈞也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鄭受楚命伐宋也成二年衛孫良夫及齊師戰于新築齊伐魯衛也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長岸吳伐楚也哀二年八月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荀寅士吉射伐君遂入朝歌以叛而齊人輸之粟鄭罕達送之趙鞅禦之事乃因趙鞅禦之而戰書鞅及者鄭助叛臣也由是觀之大抵以直者及其不直者以罪輕者及其罪重者無可疑也其內戰既以內及外則不分曲直惟志勝敗而已若大戰繫於存亡則勝負皆書敗

績志其重也其常戰勝則書曰某敗某師于某敗則但書戰略其輕也又有曲直灼然者則變文以示義若桓十年冬齊鄭來戰于郎是時魯全無罪也十二年冬戰于宋則是魯不當往戰曲也詳此足以知聖人書戰之例昭然矣

戰下

左氏曰皆陳曰戰公羊謂之偏戰穀梁謂之前定之戰其義一也未陳曰敗某師公羊謂之詐戰穀梁謂之疑戰此皆未盡其旨也謹案魯敗外師悉書曰某敗某師于某凡八豈盡未陳而詐戰乎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言戰于長勺齊

人三鼓則皆陳而戰明矣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謂之疑詐則可矣而左氏乃曰不言戰楚未陳也案楚雖未陳諸國已陳則何妨書戰乎此雖欲自救其失適足甚之也啖助謂未陳之例外戰可通則聖人修經何故內外之辭同而義乃相反乎示不通矣蓋戰者兩國列陳彼此相敵故書戰若此彊彼弱陳不相敵則不可書戰但書敗某師舉重省文耳春秋魯史據內爲文故凡魯勝悉書曰敗某師是不使外師得敵于我也敗則但書戰是彼得敵於我之辭也得敵於我則魯敗明矣不言敗諱之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不使夷狄敵中國也義示與此同耳穀梁曰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此說是也諱敵不諱敗則王師敗績於某不言戰是也君臣之辭也諱敗不諱敵則及邾人戰于升陘不言敗是也列國之辭也且春秋用師皆紊王法偏戰未必是詐戰未必非同歸於危亂而已矣又焉足爲足爲輕重者乎

春秋皇綱論卷第四

歸入

會及

書遂

公至

郊禘

歸入

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公羊曰復歸曰出惡歸者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

出入無惡穀梁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惡入也又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通例曰歸入以惡皆曰復句絶歸者言國逆而歸復歸者雖國逆而其事不善也入者不爲國逆而自外入也復入者又有惡也啖趙歸入之義云而纂例示入者多非善也愚案諸例不一其實難通唯突歸于鄭穀梁云歸易辭也我入邴公羊云言入難也二傳各有一說得伸尼之旨以此知二傳之學博總前後諸儒之論以成其書特此一義是一人之獨見爾然

二學不能專守大義反攻異端故致其混亂經意久誤學者今舉諸例不合於經者以明之左氏云國逆而立之曰入者則鄭伯突入于櫟且殺檀伯豈國逆乎云復其位曰復歸者則衛侯朔入于衛何以不言復歸云諸侯納之曰歸者則蔡季自陳歸于蔡乃蔡人召之豈諸侯納之乎云以惡曰復入者則蓋見藥盈魚石唯此書復入故云爾夫書其出奔又書其復入皆以險難擅入其國以据其邑則罪已明矣何必以入爲惡哉此左氏之說不通也公羊云復歸者出

惡歸無惡則衛侯出奔楚不名以令叔武攝也復歸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以殺叔武也豈出惡歸無惡乎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者亦同左氏之說也云入者出入惡則許叔入于許豈有惡乎云歸者出入無惡則突歸于鄭豈無惡乎此公羊氏之說不過穀梁云歸爲善自某歸者次之又云以好曰歸以惡曰入其意大抵同於公羊此穀梁氏之說不通也通例云歸入以惡皆曰復則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豈有惡乎云歸者言國逆而歸則衛逆公子晉何不言歸

乎云入者不爲國逆而自外入也則夫人姜氏入豈非公親逆乎云復入又有惡者示用傳義爾此通例之說不通也由是觀之則諸說皆不可通示已明矣夫歸者直歸已之國奚復難哉至有憂患險難則不可書歸故同外入之例言入以別異之也歷觀經文前後皆然其說各具于通義學者宜詳之也

會及

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桓十六年春魯宋蔡衛會于曹夏伐鄭言會不言及

杜氏遂以爲諱納不正故從不與之例又見伯
主侵伐示有與謀而書會者遂以爲盟主之命
則上行乎下雖或先謀皆從不與之例此蓋傳
會傳文實非通論案經稱會及則其與謀也從
可知矣豈有不與乎果若本非期約則當書曰
某侯來會公如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此例是
也公羊曰會猶聚也及我欲之也又曰汲汲也
穀梁曰會者外爲主及者内爲主也二傳文雖
不同義亦相近案僖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陳是
時齊桓帥諸侯伐楚執表濤塗遂命魯伐陳豈

是我欲之乎又桓十七年公與邾儀父盟至秋
及宋人衛人伐邾此乃宋志豈是内爲乎莊八
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又豈是内爲
主而我欲之乎由是觀之則三傳之説俱不通
矣杜氏又曰傳唯以師出爲例而劉賈許潁濫
以經諸及字爲義欲以彊合所以多錯亂也愚
案經凡盟會戰伐俱言會及而左氏唯以師爲
義則仲尼何故於盟會亦分會及乎諸儒自不
通春秋制文之體遂紛亂爾謹詳此會及之例
凡盟與伐並皆通用蓋及者魯先至會者彼先

至而魯往會爾何者若首止之會公已先至諸侯在後即不可以言公會諸侯故以公及之若諸侯有一人先至即公在後不可言公及諸侯故以公會之又以公之寡則公先至者少故書及者少也以諸侯之衆則公後至者多故書會者多也義既當然仍有明據若雉門及兩觀災示以先後而言與此同也況凡及盟及伐之類諸侯一心善惡同之故止以先後爲義唯戰及則異於是以兩相仇敵須分曲直輕重故變其例以直及不直以罪輕及罪重若以先及後則

當以客及主蓋不可通之於經況此義亦有據焉若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是以尊及卑也尊卑曲直之義示相類也其有已書會例于上句絶下欲明魯與諸侯盟則但書及以我及外且不嫌也若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襄三年公會諸侯同盟于雞澤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義例昭然無足疑矣

書遂

春秋書遂凡二十有一左氏不解而於文十八

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釋之云遂會伊雒之戎殊不知聖經之體制也杜氏於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爲各受命於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乃用公羊之說以爲專辭自相差謬矣若以爲各受命則衡雍暨暴之盟豈是一受命而再舉公子遂乎若以爲專辭則祭公遂逆王后于紀苟無王命則祭公焉敢擅逆后乎推之人情必不然也穀梁曰遂者繼事之辭此但解遂字而不原聖人所以書遂之意殊未備趙氏

用穀梁義而於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下釋云不言遂者非因侵曹而伐衛也案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以此言之則是因侵曹而伐衛明矣若謂凡諸遂字但以繼事而書無他義例則何故不遂書伐衛而再舉晉侯乎又衡雍與暴之盟壬午至乙酉三日爾既無他義例則何故不書遂乃煩其文再舉公子遂乎如穀梁義固淺矣杜氏曰再舉晉侯兩國俱來告此示不然蓋其本因各舉侵伐之命故不可書遂若一舉本謀侵曹伐

衛則雖兩國俱來告亦何妨書遂乎趙氏又謂僖四年齊桓伐楚是尊周室也然怒蔡興師假名及楚非其誠故書曰遂則反以書遂爲譏也若是則侵曹伐衛再舉晉侯豈聖人褒其誠乎不當然也謹案公羊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及先目後凡之例其義皆通則書遂之義示猶是也蓋春秋記事凡二事一舉則稱遂二事各舉則具文驗之前後無有或異者若晉侯侵曹命令已舉衛不假道遂再舉伐衛之令則須具文不可盡遂也公子遂受命會晉趙盾盟又受命會

雒戎盟與此同也餘無此義例但當書遂而聊舉一二以明之僖二十八年公侯云云于温天王狩于河陽下文諸侯遂圍許晉侯始伯會諸侯朝王以討不服則會温圍許本因一舉故言遂也是時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蓋伯主復之之後即時赴會故示言遂宣十八年公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示因聘晉之舉其義一也餘各具於通義學者詳之

公至

諸侯世嗣宗廟社稷之重其將出也必告廟而

後行其反也又有告至之禮所以謹出入慎安危也王制曰諸侯相見反必親告於祖禰是也春秋書公至即其事也三傳之說各異左氏云告于廟故書此得其粗者也公穀則緣其事以爲說或謂之危或謂之惡或謂之久或謂之遠或謂之得意或謂之不信此皆傳會之談非實仲尼之旨也啖助曰凡公行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此因時君告廟不告廟則書之於策故春秋書之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餘不告或恥或怠也此據左氏而云也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又云公至自會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又書公至自乾侯是時季氏據國公亡在外則豈因告廟然後書之乎蓋公雖在外然其如齊晉也季氏與國人無容不知故史官得以書之爾沿此則知凡公之出入史皆書也但仲尼修經之時凡曾告廟者則存之以記得禮其不曾告廟者則不書以示失禮而譏之也隱公之時自嫌非正凡於其至俱不行告廟之禮故仲尼亦不書之

以明其失也其昭公在外示書之者此乃仲尼痛閔昭公疾惡季氏特書之以志其變爾故魯卿凡被執辱而歸者示書至焉其義一也公穀二傳見有此義故妄爲之說殊淺陋也其有二事者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啖助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懲其重者志之也此不通矣案例凡圍滅重於侵伐襄十八年諸侯圍齊而書公至自伐齊若舉重則何以不言至自圍齊乎襄十年會吳于柤遂滅偪陽而書公至自會則何以不言至自滅

偪陽乎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而書公至自伐楚不曾戰則蔡潰爲重何不言至自侵蔡乎由是言之則非舉重也明矣蓋經書至者以其告廟而書也所書之文則用告廟之辭也若辭稱至自伐楚即以伐楚書若辭稱至自侵蔡即以侵蔡書足明聖人所書之文皆紀其實況事迹自明何假更用舉重之義哉

郊禘

成王追尊周公賜魯以重祭郊禘是也儒者或謂君臣名器者禮之大分也成王不當賜魯以

天子之祭故仲尼修經凡遇郊禘之失禮而書之以示譏也愚謂此書蓋失之矣夫武王甫定天下而崩成王在襁褓周公以聖人才識膺顧託之重攝王政制典禮隆周道致太平教育成王逮乎成人然後一明復辟之義其功德豈有量哉是故成王欲尊寵周公無以稱其意故賜魯以郊禘子孫承之則尊寵周公之意無窮已也奚拘以常禮而忽天下之度乎議者何不見監諸堯舜之事而思乎且仲尼之經示無譏郊禘之旨但衰亂之世既僭且慢則其罪焉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以僭慢而言之也經書吉禘于莊公僭也屶鼠食郊牛角慢也非謂譏郊禘也故常時之郊禘不書則常事不書也假使成王之賜果爲失禮則王命固已久矣後王可俾魯侯廢先王之命而止之乎魯之嗣君又可廢先王之命而慢其祖乎以此又知罪不在魯故也則聖人之不譏郊禘無所疑矣學者知成王尊寵周公之義因謂賜魯以郊禘使得用天子之禮旂章日月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明堂位之文又謂魯以周公故特置文王廟

尊寵周公爾若使魯侯世得用天子之禮則不
惟僭亂而無紀反是尊寵其後代子孫豈是尊
寵周公乎且郊之祭也必以祖配故周之郊也
以后稷配今既魯郊則何故祖后稷而已爲配
乎其禘禮則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此說是也魯亦無文王之廟儒者見禘是王祭
故云然夫郊者祭天之名禘者祭先王之號是
皆天子之事也諸侯不得郊天禘其先王成王
追思周公之德於其薨後賜魯以郊禘之祭郊

必以祖配是尊寵周公使配天也禘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是尊寵周公使配文王也於是尊寵
周公之意無有窮已子孫承之世世不絕也其
魯侯之所自用車服制度則有常矣又何乖君
臣名器之分乎其左氏之學謂禮不卜常祀凡
郊則爲非禮此說是也公穀之學乃謂三卜不
從當不郊或免牲爲禮恐不然矣果若三卜不
從而不郊或免牲以爲禮則何故國之重祭且
本王命當歲行之豈以三卜不吉而遂止之乎
案禮吉事先近日辟不敏也凶事先遠日辟不

懷也則夫卜葬日者豈以卜不吉而遂不葬乎必不然也則郊當三卜先卜上辛不吉次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又不吉則於三卜之中擇其差勝者用之以表誠慤之義但不當不郊爾以此知公穀之說無所據也或曰果若從左氏謂不郊爲非禮則何故未嘗書春秋三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乎曰春秋適無此一節事爾何足疑而難之乎

春秋皇綱論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皇綱論卷第五

災異

罪弒

殺大夫

日月例

傳釋異同

災異

春秋書災異以記其變若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此天地之變者也霜雹火災水旱螽螟之類此天地之災者也特日月之食及數之常躔

次所定無毫釐之差然春秋何以書日食同之災變乎夫日者至陽之精至明之體人君之象也因其虧食即同之災變而書者蓋聖人假此以示訓謂日之高明猶有侵食之者況人君乎欲使人君覩之而知自戒懼爾是故月食不書獨取日義而書之也其星隕地震山崩則非常之變也餘則常行之災也非常之變人君所當懼常行之災人君所當憂大要在德政而已左氏凡日食火災多用術數之說董仲舒劉向劉歆五行之傳及何休之注悉引前後事迹參錯

傅會巧索異端以效其說異乎諸子之好怪也不亦甚乎故一切不取噫聖人難言性命不語怪神天人之道相去不遠但觀當世所行之事則治亂興衰之迹昭矣何必膠柱於一端紛拏於異說哉或曰春秋何以不書祥瑞乎愚案祥者善之感也瑞者信之符也則天地順日月明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蕃草木茂萬物之性靡有不得其所者是天地之正也正則祥瑞也變則災異也豈有它哉又曰然則國風何以録騶虞麟趾仲尼何以歎鳳鳥河圖歟曰騶虞與麟皆

仁獸也周召之正風録此二詩以爲關雎鵲巢之應者感王化之成而云也麟趾之詩其敘曰關雎之化行則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詳此是太平之公子則有禮義如麟也此雖衰世之公子爲感文王之化亦如此太平之公子故云然也騶虞之詩其敘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詳此是仁化既行物無夭傷之患如此騶虞之仁故云然也詩之大義以此興而言爾

而說者遂誤以爲應德而至失之矣但太平之世未必有騶虞衰亂之時未必無麟但此二獸實仁義之獸而已至于鳳鳥河圖窮詳仲尼之旨則知是聖人盛德之瑞太平神化之符也仲尼但言鳳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言麟與騶虞也仲尼之言及此者以明王不興而已道不振故傷之爾非以已無天命而云也

君子悉之

罪弒

啖助曰凡魯君見弒止皆書薨不可斥言也它國公子篡大夫弒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弒自

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稱人以殺自賤人也示惡其君也稱盜以弒非君之惡也以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其君罪已彰矣據此君有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盜君無道則大臣稱國卑者稱人其理昭然不足疑也三傳之義例皆不安矣愚案啖子之說理示未盡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傷爲人君爲人父不能以禮防微杜漸而痛亂臣賊子之事也噫弒父與君天下之罪一也經書弒君則

罪名已著不可更以它文餘意論其罪之淺深也然則仲尼既顯其弒君之罪矣又異其文者所以罪其君各以輕重而言之所以戒人君也或曰君被弒豈盡君之罪乎曰凡被弒之君皆可罪也何者身爲國君嗣守宗廟有社稷之重有臣民之衆當以禮自防以德自固無禮無德以至于亂是皆有罪焉爾其輕重則各繫乎其人若乃未至失道之君則大臣稱名卑稱盜無道之君則大臣稱國卑稱人也其無道之君若晉弒其君州蒲不書大夫名者以君無道之君沒責

之爾迄責之者所以貶君也明非專執政之咎也然其殺君之罪亦安所逃乎其卑稱人者略之也蓋君無道賊亂之所資也不待彊臣微者皆可以爲難矣故稱人者示所以貶君也雖貶君然其弑君之罪猶在也其未至失道之君不幸而有亂臣賊子之事若衞完宋與夷之類則非君所自致但失其防焉爾故書弑君之名以顯其君之未至失道也其卑者既不可書名故直以盜賊目之是大臣不義與盜同也聖人褒貶之旨其至矣哉或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非實

弑猶書盾以弑則州蒲雖失道示與靈公無異何爲不顯卿名似爲掩惡乎噫善哉問也夫春秋假行事以示教原情意以明微盾爲正卿亡不出竟則君臣之義未絕也君臣之義未絕而族人弑其君盾於是而復且不討賊則是不能以大義滅親而同乎趙穿之意也故聖人特以弑君之罪加之爾意者懼後世有姦傑之臣爲陰謀狡計之事故明微以示教此聖人之變例也夫弑州蒲者書偃也書偃當國政而其子示爲卿名迹盡見諸經則雖稱國弑乃此人也示

豈可全謂之掩惡乎哉

殺大夫

諸侯之義無專殺大夫何也以其膺王命執國政爵尊祿厚不比羣吏故也春秋之時雖非王命之卿然國之股肱是示卿也則春秋凡殺大夫皆譏之也其被殺者罪有輕重不可混同故聖人異其文以別之也凡繫之君則稱君繫之君與執政則稱國殺之當則稱人賤其上則稱君以殺者則惡其君不慈友於子弟虧親親之恩也稱國以殺者則其殺之者與其殺者俱可責也稱人以殺者則略之而無所譏也蓋國有典刑當討有罪也稱盜以殺者則疾夫卑賤之人賊害其上也凡此之例皆書被殺者名氏謹其事也又有但稱國殺大夫而不書大夫名氏者蓋闕文也其稱人以殺而不書大夫名氏者以其國亂略之也何以知其然哉夫稱人者非君與執政之爲也討罪之辭也今不書大夫名氏則非討罪也雖稱人以殺而實非討罪故去其名氏則善惡褒貶之歸無所寄焉直志其國亂而已此聖人之大意也近儒或謂曹

大夫春秋皆不書名氏以其微弱賤之也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蓋不可書殺其大夫某人故略也此說未可通也夫曹大夫不書名氏以其微弱略之則可也謂不可書曹殺其大夫某人則不然也夫莒小國也未嘗稱名氏則公子意恢何以書乎又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豈是微弱略之乎又謂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者蓋惡其處汙君之朝不能彊諫又不能去故略之也特其書以官者甚之也此說近之然不可謂罪之而略之也果若罪宋大夫處汙君之朝不能諫不能退則何故不書名氏爲掩其過乎又既曰甚之而不書名氏則罪將安所歸乎蓋示思之未熟而云也其謂特書以官爲甚之者此義是也何哉彼司馬者卿之典兵者也此尚爲國衆所殺其亂可知也則書司馬者甚之之意也左氏之例以書名者皆是罪之故謂不書名者爲無罪爾既曰無罪則書官者必是褒之故迷而不反也或曰春秋之殺大夫多矣豈無善人賢士耶今一云可責無乃太過乎噫處衰亂之世不能以禮進退失明哲保身之戒

以被害者皆非君子之所與也雖洩治之忠諫
卻宛之直而和然不免責者以其失中道接佞
人不可以訓後世故也易之剥曰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正輔嗣曰亢激
傷忤以隕其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
所尚也至德哉聖人之及此焉者爲後世之賢
人君子也

日月例

啖助曰公穀多以日月爲褒貶之例皆穿鑿妄
說也假如用之則無一事可通者明非春秋之

意審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爲例亦自乖戾杜
預云凡朝聘會遇侵伐執殺土功之屬例不書
日盟戰敗入滅崩薨卒葬弑君日食之類例多
書日自文公以前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
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數略同日數加倍故
知久遠遺落不與近同助竊謂公羊所謂不日
遠也亦久遠多遺落也凡例當書日而不書者
蓋謂遺闕其例不當書日而書者皆有意也予
案春秋記事之書也以事繫時名曰春秋凡大
變大危大惡之事則必書日以謹之中事則但

志之以月小事則直繫之於時以次略之爾猶今之法家大辟之案則必敷條考式文致周詳以謹之也中刑次之小刑則又略之其大綱然也胡旦曰以日月四時爲詳略以凡例新意爲褒貶此說是也然舊史必有遺落者不可規定其例故仲尼於書罪惡之際汎其責者則示去日以略之若滅入例書日而宋人衛人入鄭楚人滅江之類但繫之於時不與吳入楚楚子滅蕭之類同也若或附會事迹曲求義例則煩碎不通爲敝滋甚又有因事理文勢當書日者若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之類是也外葬示不當書日凡書日皆有義也其內事示自有詳略若取邾取鄫取防書日取郜取鄆不書日明哲之士以意詳之可也

傳釋異同

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爲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夷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迹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

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示踈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迹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然失於曲辯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衆儒之所講說也自漢崇學校三傳迭興以賈誼之才仲舒之文向歌之學厥猶溺於師說不能會通況於餘哉其專窮師學以自成一家者則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則譸張瞽說杜氏則膠固傳文其稍自覺悟者唯范氏爾然不能洞達以會經意又鄭康成不爲章句特緣何氏興辭曲爲二傳解紛不顧聖人大旨而六藝論又言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示非通論也嗚呼自仲尼沒後千餘年間至李唐獨有啖助趙正爾君子之道不亦鮮乎二子相繼賢而有斷能發明聖人之意指擿三傳之謬固有功矣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太察可謂入聖人之門而遊乎宮庭之閒者也其堂奧則未可知也然示度越諸子遠矣左氏於獲麟以後續經至孔丘卒僞也又好以一時言貌之恭儆與卜筮巫

夢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敝也及經外之傳無取乎經者今一切不取又有廣録雜亂不實之語混合其間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王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并棄其玉也二傳示然其大義雖失内有數句可用者示裁而用之以遵君子宏通之義噫聖人之言如江如河諸儒沂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如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今則復江河之正道覩日星之光明好學君子示有樂於是歟

春秋皇綱論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葉氏謂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劉原父雖出其後以通經博學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又曰原父爲春秋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泥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蓋不知經無怪其然也石林所謂蘇孫蓋指子由莘老也晁公武謂劉氏傳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今

觀權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證以析經義眞有權之無失輕重衡之得其平者傳十五卷集衆說而斷以己見文類公穀獨意林一編元吳萊謂多遺缺疑未脫藁之書然究而論之皆經學名書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權衡意林於清江其本猶有傳者傳則出於録本人或以爲非眞觀其文義與二書合疑非贋鼎故并刊之以傳示學者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劉氏傳第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傳曰元始也正正也君即位必以正始言之加王爲大受命也何言乎大受命王者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曷爲先言春而後言王王者法天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欲讓國也公欲讓國奈何隱公之與桓公皆惠公子也隱公長桓公幼惠公愛之欲使爲嗣而不可則以命隱公隱公既即位弗忍背也終將致國乎桓曰吾爲子攝矣然則正乎不正不正則其言成之何將以惡桓也曰能以國讓是非賢乎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儀父者何邾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附

庸也附庸則何以稱字諸侯稱爵大夫稱名賤者稱人何如則謂之附庸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四命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及直及也會又會也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會一禮也亟盟亦非禮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殺之也何以不言殺段有徒衆焉非直殺一人者也段有徒衆奈何鄭武公夫人曰姜氏生莊公寤生及大叔段段多材而好勇夫人愛焉請於武公以爲後不可武公死莊公立夫人請分國

以封段段封於京繕甲治徒將以襲鄭夫人將開之國人不義莊公伐諸京大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然則何以不言弟段不弟故不弟也討賊者稱人以殺之此殺有罪其稱鄭伯何殺世子母弟自君甚之也曷爲甚之鄭伯將封段祭仲諫曰無以爲也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故先王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都五國之一小都九國之一今京已侈侈必僭僭必亂若王制何莊公曰夫人欲之無所辟段使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可貳貳則失民不如損之莊公曰吾姑俟其斃焉古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政假人以小忍亂大謀莊公以私害公以政假人以小忍亂

大謀昉乎段之亂鄭者莊公爲之也鄢鄭地也其曰于鄢何于鄢遠矣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氏也咺者何名也何以名上士也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惠公仲子者何惠公之母也母何以不稱夫人妾母也其言惠公仲子何母以子貴也母以子貴者何庶子君爲其母立廟使公子祭之於子祭之於孫止賵者何車馬曰賵衣衾曰賻貝玉曰含貨財曰賵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書譏何譏爾妾母而天子賵之非正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卑者之盟不志及之

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恥與宋人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卑者孰謂謂下士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寰內諸侯也祭邑也伯爵也天子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朝也朝則何爲不言朝不與朝也曷爲不與內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傳曰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死則卒之公子益師卒正也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者何戎之君也曷爲不與君稱正朔不加禮樂君稱之不與君稱也曷爲不與君稱正朔不加禮樂

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曷爲外之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公會戎于潛非正也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入其國也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吾大夫也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曷爲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極者何國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不與紀侯使也曷爲不與紀侯使逆女親之者也使大夫非禮也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社稷主何謂已重乎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婦人謂嫁曰歸歸于諸侯則爵同尊同則志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者何裂繻之字也何以字裂繻之也曷爲爲裂繻之爲其與莒子盟也與莒子盟則曷爲爲裂繻之莒人魯人相與有仇莒子將伐魯裂繻知其謀也道與莒子言而平之莒子爲是盟故若裂繻可謂忠矣大夫不憂諸侯此其爲忠奈何昏因之道也

大夫在境外有可以尊國家利社稷則專之諸侯不
專社稷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
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不以夫人葬也何爲不以
夫人葬公欲不終爲君亦不以子氏爲夫人也亦不
以子氏爲夫人則其曰夫人子氏薨何臣子辭也鄭
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何異
爾日有食之君避寢徹樂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
之記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也正
者何日有食之於朔正也不於朔失也失則春秋何

以弗革弗可得革也春秋之作也子曰其事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三月庚戌天王崩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其義舉天下而葬一
人不疑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必得其時也
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世卿也古者寰外諸侯
嗣寰內諸侯祿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嘗主乎我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非
王命也曷爲非王命當喪未君也嗣子定位於初喪

則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乎下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賵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交譏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何以書盟會之事告則書盟會之事曷爲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之常也於王者非常也殷人作會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癸未葬宋穆公諸侯曷爲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也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君弒賊不討不葬亦無臣子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吁者何衛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公子雖貴非三命不氏公子之重視大夫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爲或會言伐或及言伐會者聚辭也及者繼辭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石碏殺之則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其媵曰戴嬀生桓公完完無寵州吁者嬖人之子也勇而好兵莊公愛之石碏諫曰古之愛子者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已者寡與
故不以賤妨貴不以少陵長不以小加大不以淫破
義莊公弗聽莊公死桓公立州吁弒桓公乃自立也
於是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
矣無能爲也州吁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爲之執
州吁而請涖于衛衛人殺之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
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
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之所欲立則其曰不宜立何
衆知晉之可以立不知立君之非衆石碏知晉之得
乎衆可以爲君不知立晉之非己是以謂之不宜立
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觀魚非事也
隱公將觀魚公子彄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
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者納民於軌物者也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非此
二者謂之亂政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出而治兵入
而振旅以考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而已矣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
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
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君所不及焉隱公弗聽棠
者何齊上之邑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
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成宮而祭也仲子者何惠

公之母也何以不言惠公仲子内外辭也考仲子之宮正乎不正乎庶子君爲其母廟使公子祭之於子祭於孫止隱孫也而祭仲子非正也父卒而後爲祖後者爲祖母三年仲子不得祭於子而祭於孫亡乎禮者之禮而可以義起者也五年而後廟蓋天子命之初獻六羽六羽何六佾也獻之者何舞之於仲子之宮也其言初何自是始僭也孰僭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祭周公用八佾祭魯公用六佾祭羣公用四佾初獻六羽以其可言言之也其不可言諱也考仲子之宮將萬焉有司疑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魯人行之六佾之僭自衆仲始也邾人鄭人伐宋螾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致戍也曷爲致戍爲伐鄭故致戍孤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致致祊田也致祊田矣何以不曰暨鄭平猶未得乎與鄭平也曷爲未得乎與鄭平鄭人以口請之矣而未入也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平不言來輸來輸未得乎平也然則何以不曰鄭人來輸祊言平則祊見言祊則平不見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

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者時過則書
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冬宋
人取長葛此鄭長葛也曷爲不繫之鄭疾之也曷爲
疾之更年而取邑貿矣非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不言逆之者何也親逆
之也親逆之則曷爲不言親逆之常事不書有非常
然後書滕侯卒曷爲或名或不名或赴以名
或不赴以名諸侯曷爲或赴以名或不赴以名赴以
名禮也不赴以名非禮也天王崩赴以爵諸侯薨赴
以名會盟朝聘之事存焉以愼終繼世是故諸侯不
生名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何以書以重書

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母弟也母弟稱弟
母兄稱兄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凡
以重書也何重乎齊侯之弟古者年四十而仕五十
而爵天下無生而貴者齊侯愛其弟未可爵而爵之
亟交於諸侯卒之其子弒齊君而亂齊國是以君子
重焉爾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國而曰伐此凡伯之身也其言伐何大天
子之使也執以小而伐以大以一人當一國大天子
之使也爲天子使尊矣而屈卑乎戎狄可言伐不可
言執是亦大天子之使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

接之也其曰接乎我何諸侯有過於我者雖無事爲必以禮交之道也餼牽云乎芻米云乎垂者何吾近邑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不公入者其曰我入祊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也有常鄭不得與諸人魯不得取諸人平者義也入祊者利也不正其以利爲義夫苟以利爲義者亦必以利廢義君子恥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也公曷爲與乎莒之微者而盟公欲之也何用見公欲之也公與大夫盟沒公以其不沒公知其欲之也非公之輕南面而下與大夫盟也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者何氏也季者何字也何爲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聘者何問也諸侯時朝乎天子以致敬也天子時聘乎諸侯以致愛也聘禮受於廟北面再拜稽首朝何以不書而聘何以書朝者常也聘者不常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挾卒挾者何吾大夫也曷爲或卒或不卒正大夫也則卒之非正大夫也則不卒貶曷爲之公子翬如齊逆女亦正大夫也何以不卒貶曷爲

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隱公將致國乎桓公子
羣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爲
君矣隱公曰不可吾既許之反國焉吾既許之反國焉
而已矣吾營菟裘之地而歸老焉公子羣恐其言若
聞乎桓者於是謂桓曰吾已爲子嘗君矣君不反國
也盍求之乎自是相與謀而弒隱公夏城郎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曷爲或言
戰或不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辛未取郜辛巳取
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戴者何附庸之國也何用知其附庸之國也以其
不言滅之而言取之曷爲不言滅之而言取之附庸
者不成國也滅國曰滅取附庸曰取其言鄭伯伐取
之何甚之之辭也利人之暴乘人之危是以無親於
天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
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其兼言之何譏何譏爾旅
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朝者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不得有德而朝之雖不
旅見亦非禮也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
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地

通志堂

弒也弒則何以不言弒不忍言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以謂人道所未有也人道所未有是以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則何以不書葬君弒臣討賊猶親弒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爲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春秋劉氏傳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辭假許田其言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曷爲謂之假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必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許田之爲魯自周公始焉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爲之諱也此蓋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冬十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
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處命不渝矣孔父
之處命不渝奈何宋宣公舍與夷而讓穆公穆公將
死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舍其子以命寡人
寡人不敢忘荀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先
君若問與夷也其將何辭以對大夫其奉之以主社
稷矣孔父復曰羣臣皆願奉馮也穆公曰不可先君
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矣豈曰能賢逐其太子馮出居于鄭曰爾爲吾子座
毋相見死毋相哭穆公死殤公立殤公好戰十年而
十二戰國人苦之督將弒殤公以納馮孔父生而存
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
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馮孔父之智則衆
孔父之忠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知必死
而不避孔父可謂處命不渝矣春秋賢者不名孔父
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滕子來
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之者
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爲不言平之保人之賊
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亂則

不可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大鼎何郜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班宗彝以爲子孫藏郜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鞸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又取其賂器以納于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可誅乎桓公弗聽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曷爲或致或不致致禮也不致非禮也致何以禮不致何以非禮君行必告于廟反必眞而後入上同之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何以不書王桓無王也桓何以無王桓不受命於王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未受命不敢服其服也已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服歸設眞於祖廟然後臨諸臣桓內弑其君

外成人之亂弱天子而不受命則固無王也不書王見不受命也不受命雖久不得爲諸侯君子賤之二年有王未畢喪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大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送女者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庶母不出閾門父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施

幣申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毋違視諸衿
繫送女越竟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未見
廟猶未入國也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翬
何以不致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冬齊侯使其弟年來
聘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何喜乎有年六穀皆
登爲有年

四年春王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蒐夏曰
苗秋曰獮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非其時書非
其地書四時曷爲必田狩春教振旅辨鼓鐸火弊以
獻社夏教茇舍辨號名車弊以獻祊秋教治兵辨旗
物羅弊以獻祊冬教大閱總軍實徒弊以獻烝夏天

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宰也天子之宰通乎天下渠伯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曰宰渠伯糾何譏何譏爾桓内弑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參譏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此無事何以無無聞焉爾或曰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闕也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爲疾之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爲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猶曰仍叔之子云爾爵人以其德也祿人以其能也天下之公也王者不以愛害公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大雩雩者何旱祭也其言大何大雩非諸侯之雩也曷爲非諸侯之雩天子雩主上帝諸侯雩主星辰山川魯王禮也祀上帝魯何以王禮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成王攝天下七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嘉之以周公爲有勳勞故賜之大祭祀天子禮樂以廣魯於天下然則禮與曰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祭天者唯王者後焉曷爲或言雩或言旱

或旱而雩或旱而不雩禮也旱而不雩非禮也雩而雨則言雩雩而不雨則不言雩螽何以書記災也冬州公如曹州公者何褒内諸侯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過我則何以書接焉爾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孰謂謂州公也曷爲不曰州公來簡之也曷爲簡之受命而如曹廢命而塗魯來者來朝也不言朝不與朝也大夫以君命出言不宿喪不奔死不反公事無私敬交譏之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器械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

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旌以爲左右和車徒敘和表貉獲禽不越遂不面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蔡人殺陳佗稱人以殺何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之何與之也曷爲與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孽亂宗賊害貴者義能討之則討之可也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生者孰謂莊公也何以書貴也何貴爾世子也古者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以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之三月而名之遂以

名于宗廟社稷山川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世子生之禮也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
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者何以火田也以
火田則其曰焚咸丘何火田而咸丘焚也何以書譏
何譏爾焚咸丘疾矣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此同時而特言之何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者也
何以名貶曷爲貶用夷禮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
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
也亟則黷黷則不敬踈則怠怠則忘君子之祭也敬

而不黷思而不怠此未有言烝者其謂之亟何以夏
五月爲亟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
邾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
言使不予天子之使祭公也曷爲不予天子之使祭
公三公者父師之任也坐而論道使三公以逆女非
正也祭公逆王后于紀則曷爲來田乎我使我主其
禮也曷爲使我主其禮昏因之事必有嘉讓之辭焉
太上無敵不可以質惟諸侯同姓者主之遂者何生
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非禮非也此其爲非禮奈何
使我主之紀有成矣自是往逆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言季姜何未可以稱王后也稱王后矣曷爲未可以稱王后自往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者無外王命之斯后矣自來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不敢處恭也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相見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參譏之曷爲參譏之世子也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朝之禮以待人父待人之子內失正矣曹伯失正內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亏曰夫已乎多道十年春王正月桓無王其曰王何也存公也何謂存

公三朝之節也古者有侯服有甸服有男服有采服有衛服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魯采服也古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桓非受命之君也三不朝矣其曰王存公也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何公不及遇也公不及遇者何公後會也曷爲或言不或言弗不者正辭也弗者遷辭也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其言來戰何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戰而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

敗在內則何以不言聚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此大國
也皆微者乎非微者也微者之盟不志非微者則其
稱人何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盟會
者君之禮也非臣之禮也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衆矣
何爲獨貶乎此盡貶之則不可勝貶故於其始一貶
焉其餘從同同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
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曷爲或稱人以執或稱
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
宋人執鄭祭仲其爲非伯討奈何鄭莊公娶于邓生
太子曰忽又娶于宋生庶子曰突祭仲者鄭之相也
莊公死太子即位宋公謂祭仲而執之曰爲我出忽
而立突不然則死祭仲許之出忽而立突突歸于鄭
此鄭突也曷爲不繫之鄭貶曷爲貶鄭非突之所可
號歸非突之所可名歸非突之所可名則其曰突歸
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爲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
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
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
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
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交惡之鄭忽出奔衛
此鄭子也何以名貶曷爲貶忽不子也忽不子者何
遠君子近小人不能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放乎五

世亂鄭者忽失爲子之道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内大夫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傳曰燕南燕也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曷爲再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執及之公也戰者曷爲或言公或不言公戰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戰而敵則言公而不言敗此戰也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何以不地地國也燕人者燕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燕非會盟之侯也責信而怙怨是亂而已矣蓋自是國非其國也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衛宣公葬自内録也君子怨不弃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何以不益疑也春秋信以傳信傳信疑以傳疑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

粢盛委　之所藏也天子親耕千畝諸侯親耕百畝
以共粢盛王后親蠶北郊夫人親蠶西郊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謂以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
若以己所自親者也災者火也其謂之災何也猶曰
天戒之鬼神害之云爾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不
時也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冬十有
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
伐鄭以者何行其意也貴則行乎賤大則行乎小衆
則行乎寡此皆微者也其言以何宋公也宋公則其
稱人何貶曷爲貶君之伐國者不斬祀不殺厲不堙
井正之而已矣宋公伐鄭殘其郊牧焚其城郭壍其

大宮取其椽以歸爲盧門之椽是暴而已矣大宮者
何厲王之宮也厲王之宮鄭惡乎得有之鄭祖厲王
而非禮之正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
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
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奔
而名者見有君也忽未父則其曰有君何忽雖未入
國固其國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君存稱世子君薨
稱子某君既沒其稱世子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
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子也曷爲或
言復歸或不言復歸復歸有二道有諸侯之歸有大

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何以可言復大夫何以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絕復可也大夫之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雖未絕歸而不言復已絕者也大夫位雖已絕入而不言復小絕者也忽之爲可復奈何正也許叔入于許許叔者何許公子也何以字賢也何賢爾宜爲君也宜爲君則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幾滅之迫其亂而後能入也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此皆君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諸侯旋觀天子之禮也蓋以謂死天子而叛京師乃可以至焉秋九月鄭伯突

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伐鄭以納突則何以不曰納鄭伯于鄭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突非正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執君公子黔牟曷爲者也衛宣公之太子曰伋娶于齊而美宣公取之生壽及朔焉朔惡伋之爲太子也構伋於公公使伋之齊而使

盜待諸莘且殺之壽知而告之使行曰不可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壽於是載其旌以先盜殺壽旣而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宣公死朔即位國人怨朔之殺二公子故於是逐朔而立黔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者何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焉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爾癸巳葬蔡桓侯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誅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于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崩誅於郊諸侯薨誅於王大夫卒誅於君生無爵者死無謚生有爵者死有謚孔子曰諸侯相誅非禮也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何以不言及夫人伉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

云爾自禍之道也桓公既會齊侯于濼遂與夫人如
齊申繻諫曰不可臣聞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君其舍夫人乎桓公弗聽夫人果
通於齊侯桓公知之謫而疏之齊侯怒爲是饗公既
饗而出使公子彭生乘公搚而殺之豎曼曰彭生其
免乎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
身得免焉彭生貳於君無盡言而謾行以戲君使君
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其禍以構二國之怨禍理屬
焉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
討之矣未有言討之者其曰討之何桓公薨於車魯

人知彭生之爲而莫知夫人之爲也告於齊曰寡君
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
咎惡於諸侯請得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葬桓公桓
公既葬三月魯人徐知夫人之爲也夫人懼自是走
之齊

春秋劉氏傳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